时间煮雨

□琦垚

出门时，谁能时时刻刻带着伞呢？一生中总有很多回这样的经历。下楼时看天有些阴，想着一时也不会下雨，就没有返回去拿雨伞。可是，到学校接上孩子还未出校门，雨竟啪啪地下起来了。

起初的雨不大，孩子觉得在雨里好玩，我便拉着他在雨中奔跑嬉笑往家赶。不曾想雨却越来越急，越下越大。从学校的那条大道转到另一条路上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已经湿了。如果乘着气势越来越嚣张的雨回家，那要成落汤鸡了。

恰巧看到一旁的民居中有一个长过道，里面已经站了几个避雨的人。我心中一喜，和孩子也躲进了过道。进过道躲雨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家长和孩子。孩子们似乎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雨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男孩子顽皮，跑到过道口去踩旋起的水泡，去接檐下滚来的水珠。

雨水呈泼洒之势，没有要停的意味，地面上也积起了水。而孩子们的那些好奇劲和顽皮劲也渐渐消退了。他们开始着急起来，不停地问雨什么时候停啊？一个小女孩蹲在过道口上，望着迅疾的雨，悄悄抹着眼泪。

这情景，似曾相识，我仿佛一下子回到多年前，小学校的教室门口，那个七岁的女孩无望地蹲在那里，眼泪和雨水一样奔流。雨一直下，天渐渐黑了。身边的同学被父母一个个接走，她又着急又害怕，每当看到远处有撑伞的人过来，都以为是自己的爸妈，而近了总又不是。

原来我爸妈那天去了十里之外的姥姥家，又因一桩事情耽搁了，可那时候通讯又不方便，他们就冒着大雨赶回来接我。等爸妈到学校的时候，教室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天也已经黑了。自那时起，我特别害怕雨天。

有一年，我爸从武汉回来，给我们带回来很多稀罕的好吃好玩的，我却并不稀罕，独独钟爱一把折叠的黑色雨伞。我把它装在书包里，带着它上学，带着它回家。无论是晴天阴天，无论去哪儿，只有带上我的黑色雨伞我才会安心。

当时，有不少人笑话我，我爸妈却不反对，我爸说，未雨绸缪，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带你的。

那把黑色的折叠雨伞一直跟着我，守护了我七八年，中间修补了两次，直到我要第一次离开家独自去市里读高中，才把它留在家里交给我妈替我保存着。而它也陈旧得不能用了，但我说什么也不舍得扔。

我妈要给我买一把新的雨伞带上，我没让她买。我爸说，我已经长大了，是大姑娘了，要独自一个人去读书生活，要独立要依靠自己。没有人会时时刻刻带着一把伞，就如同任何人的爸妈也不会时时刻刻守护自己，跟着自己一辈子。一个人要从内心里长出一把伞来，才能真正抵御不期而遇的风雨。

多年之后，我依然深信不疑。我知道这是时间的力量，当年那个怯弱胆小的小女孩已在光阴和风雨之中渐渐走向坚强和成熟。时间是灶房中那口宽厚温情的铁锅，里面有五谷杂粮上下翻腾，也有日常的雨水左右咕嘟，一起熬煮，不可或缺。五谷杂粮喂养我们的身体，日常的雨水则润泽我们的精神，使之明亮坚强。

我走到过道口那个悄悄抹眼泪的小女孩旁边，蹲下去，轻拍她，安慰她了几句。小女孩含泪的大眼看着我，有些懵懂，却很明亮。有一天她终会明白时间煮雨的力量，从而在内心里为自己撑开一把伞。

夏韵草木心

□董国宾

暑气蒸腾的长夏，最动人的从不是灼日烈烈，而是大地间自在生长的草木。不矜不伐，默然扎根，于溽热里抽条、绽花、凝实果穗，以万顷浓绿托举起整季生机。一草藏韧性，一叶含清骨，这便是盛夏无言却厚重的底气。

乡野行路，满目苍翠扑面而来。老槐、梧桐、香樟与榆树枝桠交缠，繁叶层层覆叠，将苍穹裁作零碎光斑。日头越盛，绿意愈浓，经夜雨浸润、骄阳烘染，苍翠沉实又透亮。立身荫下，凉意自生，枝叶迎风簌簌，消尽俗世烦扰。高骈诗云："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瞧，浓荫便是草木赠予盛夏最妥帖的温柔了。"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秦观一语点破心境，夏木垂阴，自有别样风雅。

朝露沾衣，晨色初醒。草尖坠着碎钻似的露珠，风一动，便簌簌滚落，没入泥土无声无息。田埂间野艾生香，薄荷漫野，指尖轻捻，清凉之气直入肺腑。篱墙之上，牵牛花顺着枝蔓攀援而上，紫的、白的、浅蓝的小喇叭，迎着熹微晨光缓缓张开。不争春色，不慕喧哗，只依着篱笆慢慢攀爬，把细碎烂漫，悄悄铺满一方矮墙。

日影西斜，暑热渐敛。落日熔金，余晖泼洒在草木梢头，整片绿意都染了一层温软橘光。蝉声慢慢低下去，蛙鸣自水塘四起。晚风漫过阡陌，携荷韵，带稻香，绕院墙。白日里拼命拔节生长的草木，慢慢收了锋芒，在暮色与月色里静静蛰伏。养一夜精气，待来日旭日东升，再向着天光，肆意舒展生命。

水岸草木，自带一缕清雅风骨。荷塘之内，莲叶连天簇拥，圆叶承露蓄雨，微风过处碧浪轻摇，荷香淡远，涤荡心尘。荷花临水亭亭，粉白相宜，不争春光，独守一汪碧水从容绽放。杨万里落笔"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荷塘浩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又将初夏初生的灵动描摹入微。北宋周敦颐作《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定莲君子之格，千百年间，一池菡萏便不再只是水上繁花，成了世人藏于心底的清直操守，这桩千古文典，让一池夏荷多了绵长文脉。塘边菖蒲丛生，芦苇随风俯仰，流水叮咚伴草木轻摇，把夏日婉转的温柔尽数铺展。

田畴草木扎根黄土，裹着人间烟火，最见生生不息。稻田由嫩青渐转深碧，千顷禾苗迎着暑风连绵起伏。王安石笔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麦风漫野，青草幽幽，远胜春日浮华。范成大绘田园风物："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蔬果丰盈，五谷孕育，万物都在热浪中默默积攒丰收。玉米秆挺立于田垄，阔叶向阳舒展；野草野菜栖于石隙路旁，不畏暴晒干旱，执拗地铺染乡野底色。这一方田间绿意，系着土地与收成，藏着农人最朴素的期许。

庭院草木，添几分闲逸雅致。榴花灼灼如火，缀满枝梢，苏轼词中"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雨后榴红明艳，院落顿生暖意。栀子素瓣藏于翠叶，清甜香气漫透院墙；茉莉玲珑素白，暮晚时分暗香浮动，随晚风入窗，消解闷热。院隅翠竹数竿，竿瘦叶疏，风穿竹影，清音静心。苏舜钦诗云："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午间浓荫覆庭，梦醒忽闻莺啼，便是长夏最悠然的景致。小小院落，数株草木，便可隔去外界燥热，心随绿意安宁，浮躁自散。

草木生于盛夏，于酷热中蓄力生长，于喧嚣里固守本心。人立于尘世，亦当如夏木一般，沉心积淀，向阳而生，不事张扬，默默丰盈自身。待时节至，自有花开结果，从容走过岁岁流年。

走进伏天

（外一首）

□魏益君

城市在七月里发酵
柏油路面流淌着黏稠的暑气
阳光不是箭矢
而是熔化的金
将建筑的外墙
锻造成灼热的铠甲

池塘里的荷花
举起粉红的火炬
将暑气点染成诗
荷叶的绿盘子盛满阳光
鱼儿在叶荫下
编织清凉的梦

玉米地里
传来骨骼拔节的脆响
豆荚在藤蔓上
练习着腹语
最是那不知疲倦的蝉
把整个夏天
唱成金属的共鸣箱

黄昏的喷泉广场上
孩子们用水枪改写温度计
老人们摇着蒲扇
把往事扇成清凉的晚风

梅雨季

雨丝纺就的素绡
轻点梅梢的胭脂
夏的炽烈
在青檐下
晕成水墨的私语

青石板上
水银般的雨滴跳着圆舞曲
老墙褶皱里的苔痕
正用慢镜头回放光阴

整个夏季的韵脚
都押在
雨打荷叶的平仄里
蝉鸣突然撕开
天空的蓝绸衬里
一道闪电
不加任何掩饰的热烈

梅雨与盛夏
正在合谋
将世界临摹成
宋代团扇上的写意

梅雨时节
时间在檐角滴水穿石
我收集所有坠落的音符
等它们
在下一个晴日发芽

现实关怀中铸诗魂 朴雅谐生中见性情（下）

——李玉水先生诗集序

□杨子怡

三、感物而兴，缘情而发

情之于诗，犹血之于人，水之于溪，浆之于树；无情诗亡，无血人死，无水溪涸，无浆树枯。所以，中国传统诗词尤重情感，从《毛诗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到朱熹的"诗者，心之所之……吟咏情性，以感发人意"暨严羽《沧浪诗话》的"诗者，吟咏情性也"，无不看重诗中的情感。水哥也深谙个中三昧，十分注意情感的抒发。纵观其全集，无论"诗意栖居"的闲适，"写实百姓"的热忱，抑或"讽世百相"的锋芒，"哲理理趣"的澄明，以及沧桑阅尽后的感喟与最寻常的"人间烟火"的陶醉，最终都统摄于诗人"写性情、志向、气节"的赤子襟怀。读他的诗可走进他丰富的心灵与情感世界。

首先，他的诗可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梓之情。他有大量的写故乡山水、人文、风俗的诗篇，时常流露出一股挥之不去的乡情。故乡的美丽山乡常让他流连忘返："柳絮随风湖岸舞，画船逐浪水中行。"（《春赋》）故乡的"田园瓦舍"更让他萦念于心，游子之情蓦然而生："游子远来寻故地，田园瓦舍梦魂牵。"（《再游白盆珠》）这些平实的叙述，语言尽管朴淡，但由于浸透了浓浓的乡情，故读来平实而温婉，淡朴而味厚。

其次，水哥诗擅写人伦之情。如《父爱》诗有句云"悉心呵护经年伴，父爱如山崽是峰"，父爱如山，甘愿垫底，托崽为"峰"，生动的比喻，写出父爱的无私。我们也感受到他与妻子的伉俪情深："相对言无语，老依心有灵。……晨起一声早，乡音最动听。"（《老伴》）水哥诗更充满友情和兄弟之情，比如，新春小驻故乡，"发小"的殷情，"家兄"的真挚让他十分感动："发小忙中饭，家兄备夜宵。"（《牛年新春赋》）尽情展现山里人的朴素与好客。

再次，水哥诗还体现出一种性情。品读水哥的诗，笔者感受到他大气、粗犷、洒脱、磊落的性情。比如，从轻柔的晚风中，他不禁生起洒脱之情："功名身外物，乐享晚风轻。"（《如烟女士芳辰感言》）小小阳台，也能引发他的潇旷之想："空间漫云小，坐此可观天。"（《阳台》）一场蒙古赛马竟成为他的夫子自道："挥杆能套马，举手敢弯弓。"（《巴尔虎蒙古赛马》）水哥这类诗，澄澈透亮，毫无遮掩，向读者展现出至性真情，读罢，仿佛须眉俱现，性情毕张。活脱脱一个"心高气傲老颠狂"（水哥自语）！

四、质而能绮，朴而多味

传统诗词素有雅朴之分，或宗雅或崇朴，雅而不涩能传趣，朴而不俚而有味，都不失为好诗。水哥是一个心地敞亮澄澈的人，不作假，他的诗也像他的为人，澄澈敞亮，不弄巧。在朴淡的语言中不经意流露出各种趣味来。

第一，朴而有俚趣。水哥诗贴近生活，不事雕琢，充满生活气息与民间俚趣。如写塞车云："道路畅通日，全程一袋烟。节至如死水，归去月高悬。"（《中秋回乡塞车有感》）以"一袋烟"喻时间之短促，以"死水"状道路之拥堵，比喻通俗而传神。写农家生活则云："工夫茶艺好，牛肉火锅香"（《潮州牌坊街》）"柴门犬吠炊烟袅，夜赏星河月半弯"（《花园古村落》），语出天然，画面鲜活，饶有俚趣与温情。这种"朴"，并非粗陋，而是钟嵘《诗品》所推崇的"直寻"之美："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即直接捕捉与表现生活本身的诗意。

第二，朴而有雅趣。水哥诗歌语言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朴"与"雅"的和谐共生，相得益彰。水哥的"朴"中所内蕴着的"雅"，体现在几个层面：一是意象选择的清雅。如"蒹葭花似雪，菡萏粉如霜"（《上良民宿》），色彩明净，意境优美。二是语言锤炼的凝练与精巧。如："坐看西山吞日尽，一轮明月踏波来"（《双月湾赶海》），"吞"、"踏"二字，化静为动，气韵生动，极具张力。三是用典与化用的自然无痕。咏史怀古之作如"商女不知何处去，满城叫卖惹回眸"（《秦淮河》），化用杜牧诗意而翻出新境；这种"朴"与"雅"的交融，使得其诗既亲切可感，又耐人咀嚼，达到了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

第三，朴而有灵趣。水哥阅历十分丰富，当过兵，从事过金融管理，当过企业老总。正因如此，在历经沧桑、洞察世态之后，他的诗中总流露出一种透悟后的旷达、一种归于平淡后的从容。这构成了其诗作的内在气韵与精神底色。他感叹"功过随云散，炎凉逐浪消"（《西冲观海》），将个人荣辱置于浩瀚时空之中，顿显豁达。他自陈"功名身外物，乐享晚风轻"（《如烟女士芳辰感言》），追求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自在。在《避后》一诗中，他更是描绘了一幅"宠辱权当身后事，心随鸥鹭度余年"的洒脱形象。这类句子，在其集中俯拾皆是，奇情四溢，灵气朴鼻。

第四，朴而有理趣。水哥诗语虽朴淡，但诗中处处闪烁出人生哲理与理趣。比如，他从"浪卷泥沙入海洋，浊清对峙两风光。分明一道黄蓝线，不必人前证短长"（《黄河入海口》）的自然现象中，领悟到界限分明、各安其位的道理；从麻将的"推倒重来"看到人生的无常与重启的可能。从怪石滩忽进忽退的潮水生发出"人生忽悟如潮水，进退随时立似山"（《江山岛怪石滩》）之哲思。这些哲思，往往从具体事物和情境中自然生发，水到渠成，不作玄虚之语，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深刻体认与智慧之观照。

结语

读罢水哥诗，就像游览完风景如画的十里锦绣谷，让人流连忘返，诗人的因悯世、淑世、愤世以及恋土怀人而编织的情感流就像这锦绣谷中一股淙淙的清澈溪水，他那朴淡而不乏灵气的语言就像一壶沁人心脾的陈年老酒，他那用诗句对现实世界的倾情描绘就像点缀这幽谷中的人间烟火，他那用淡笔所勾勒的诗境就像划行在谷中小溪的小舟，读其诗恍如乘着这只小舟在其情感之溪中上溯而行，一边品着陈年老酒一边欣赏那谷中两岸旖旎的风光。

水哥为人谦逊，嘱我挑毛病。我遵嘱不妨略陈之，建议语言上稍去直白；写实上稍去质实，多从小处、细节入手，以小搏大；七律多注重章法的布设与结构之安排暨技巧的使用，风格上略添婉健，当可更上层楼。

值此水哥大作付梓之际，口占一绝以贺：句是小舟情是溪，溯行绣谷景真奇。诗源骚脉流无断，笔底烟霞不负痴。

承蒙水哥不弃，殷情相托，不揣浅陋，姑作如上妄言，姑且为序。

食花记

□高发奎

暑天吃花，快乐老家。吃过槐花的我，寻思着夏天的花来。

奶奶家的南墙外，有一个十米长的瓜架，上面开满了南瓜黄瓜丝瓜的花。最好吃的还得数南瓜花。我听见过南瓜花的尖叫，比杨树上的蝉鸣还嘹亮。

我挎着一个半旧的竹篮子，踩着一挂木梯，伸手去摘像喇叭一样的小花。有时候带着露水一块摘下来，有时候裹着蜜蜂一起装进篮子，幸好我从小不怕蜜蜂，嗡嗡嗡的，像是埋怨我这个"不速之客"。终究，它还是逃了，沾满了花粉，逃向了别处的花。

金黄的花朵，像袖珍型的唢呐。挎着半篮子的南瓜花，朝高家胡同回了。母亲早就准备好了盆与水，锅与火——撕去花萼，洗净了，裹一层薄薄的面糊，下油锅炸——酥脆，是带着阳光的；咬开，里头却是软的，有一种淡淡的清甜。我用煎饼卷了五六朵炸好的南瓜花，趿拉着拖鞋，给奶奶送去。

南瓜花开了，暑假就算真正开始了。

荷花也是可以吃的。尽管已是三伏天，但我那时候没有感觉到太热，也许是空气清新的缘故，也许是绿色植物太多的原因。乡下的荷塘虽多，但各守其道。我去了一处无人问津的塌陷坑，用镰刀收割了几束莲花。

回到家，把花瓣一片片拆下来，开水里一焯，蘸着蜂蜜吃，有荷叶的清气。蜂蜜是去看外婆时回的礼。每年暑假，我们都会去看外婆。每次，我都争着去，因为外婆熬的荷花粥太香了。既好又妙——白米熬至开花，撒几缕撕碎的花瓣，粥便染了淡淡的粉，喝下去，仿佛五脏六腑都浸在池塘的阴凉里。汪曾祺先生写过，他祖母做的荷花饼，用的是嫩荷叶裹了面粉炸，想来也是这般清雅。

外婆的院子里种了三株木槿花。这花朝开暮落，性子急，得赶早摘。我却不想它入汤，却把它放在枕边，入梦。它总是清晨绽放，傍晚凋零。在老家，它算是篱笆上的常客，开起来不声不响的，淡紫、粉红、纯白、紫红，十分养眼。

"风动紫苏香，人间烟火长"。外婆说远在江西的五妮给寄来了紫苏。外婆口中的五妮，就是我的五姨。紫苏是一种中草药，可以治疗偶感风寒的头疼。把干叶子泡开，配上新摘的黄瓜，切成丝，拌凉面，那香是醒神的，能叫暑气退避三舍。我看见外婆偷偷抹眼泪，她是想我的五姨了，在南方的亲人呐。

南方的夜来香，广东人拿它滚蛋花汤，花是淡淡的绿，开了一整夜。开水一烫，一勺入口，仿佛把夏夜的凉风也含在嘴里了。

这些花呀，都赶着暑天开。大大方方地把一身香气都捧出来。食过花的我们，却增了一身正气。

窗外的蝉还在叫着，我想明早再去摘一些南瓜花，炸了吃，或者凉拌，再不吃，暑假就结束了。



海上归来 李海波 摄